

美国独立悬疑小说销售商协会评选

二十世纪最经典的

100

部悬疑小说

迷离悬疑系列

迪克·弗朗西斯/著

李劲/译

执

Whip Hand
鞭之手

★《纽约时报·书评版》与美国独立悬疑小说销售商协会联评选

★二十世纪最经典的100部“悬疑+惊悚”小说

★“爱伦·坡”奖获奖作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迷离悬疑系列

Whip Hand

执鞭之手

迪克·弗朗西斯/著

李 劲/译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执鞭之手 / (美) 弗朗西斯著; 李劲译. — 西安: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 6

(迷离悬疑系列)

ISBN 7-5613-2690-4

I. 执… II. ①弗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583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陕版出图字 25-2003-074 号

图书代号: SK3N0375

Copyright: © 1979 by Dick Franci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HN JOHNSON (AUTHOR'S AGENT)

LTD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3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执鞭之手

作 者: (美) 迪克·弗朗西斯

译 者: 李 劲

丛书策划: 罗 红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特约编辑: 张 勤 张万文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13-2690-4/I·277

定 价: 19.80 元

序 幕

又是一场赛马比赛。

这没什么奇怪，这样的赛马我参加过几千次了。

这里有需要跨越的障碍，有马，有身着五颜六色赛马服的骑手和绵延数英里长的绿茵赛道。在赛道旁边拥挤着大批观众，他们兴奋得满面红光。我蹲伏在马蹬上，骑马飞驰电掣般掠过，在我看来，那些观众不过是些含混不清的粉色斑点而已。

他们大张着嘴，我知道他们在叫嚷我的名字，尽管我听不见任何声音。

他们叫嚷我的名字，是希望我赢得胜利。

胜利就是一切。胜利是我的职责。胜利就是我的目的。这就是我得到的一切，我生来就要赢得胜利！

在凌晨四点的黑暗中，我从梦里惊醒，像往常一样。

四周一片静寂，没有欢呼，惟有寂静。

我仍然感觉到我与赛马在奔驰，身体与马匹的肌肉似乎连成一体。我还能感觉到裹在脚上的马蹬铁，我双腿紧夹着小牛皮马鞍，身体保持住平衡，我的头贴靠着赛马前伸出去的棕色脖颈，马鬃毛飘舞进我的嘴里。我的双手紧紧攥住缰绳。

这个夜晚，我已经醒第二回了，这次是真的清醒了。我先活动了一下身子，缓缓睁开眼睛，这才回想起我不

迷

离

悬

疑

二十
世
纪
最
经
典
的
1
0
0
部
悬
疑
小
说

可能再参加任何赛马了。

失落的痛苦转眼化成了新的悲伤。这便是所有男人的梦。同样的开始，同样的结局。

而我，经常重复做着这个梦。就连我自己都觉得，做这种梦真是毫无意义。

我当然知道现实生活和梦境完全是两码事。我们应该抛弃梦境，正视现实，穿衣起床，去做我们在白天里该做的事情。

第一章

我从假手中取出电池，插入充电器里充电。十秒钟之后，我想用那只假手干点什么，手指却动弹不得，这时我才想起来，假手里的电池已经被取出了。

真是奇怪。为电池充电及其所需的熟练技巧已然变成了我的第二天性，做这个动作纯粹出于本能，无需有意识的判断，就像刷牙一样。至少在我清醒的时候，我已经让我的潜意识接受这个事实：我现在的左手只是一堆金属和塑料，而不是肌肉、骨骼和血液。

我扯下领带，随便扔向沙发扶手。伸一伸懒腰，松了一口气，带着回家的轻松，我倾听着公寓内惯有的宁静。像往常一样，我感受着脱离于外部世界的喧嚣紧张之后随之而来的那份平和心境。

这座公寓于我而言，与其说是个家，不如说是座避风港。这个家当然颇为舒适，但不是我满心喜悦地一点点慢慢布置出来的，更像是在一个阴冷的下午在超市里采购，对着店员大声嚷嚷着“我要这件，我要那件……尽快送货过来”，然后就这么成了一个家。所以，即使现在在我所拥有的这一切失去了，我也不会为之痛苦。至少我知道，这种心态起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。

我心满意足地套上睡衣，扭亮温暖的台灯，用手掌熟练地打开电视机，沏上一杯提神的苏格兰威士忌。昨

天用过的酒杯也不打算洗了。冰箱里有肉排，银行里有存款，生活中谁还需要奋斗的目标呢？

目前，我试图用一只手做大部分事情，因为这样更快捷。我那只制作精巧的假手，是从残存的前臂通过螺线管发出电脉冲来按照自己的步调做出动作，可以像钳子似的一张一合，以便夹住东西。如果人们不太留神的话，它看起来完全像只真手。假手上甚至有指甲，有突起的肌腱，以及类似血管的蓝色纹路。我独自一人时，用到它的时候少而又少，但我宁愿带着它，而不把它拆卸下来。

那天晚上，就像许多夜晚一样，我本打算躺在沙发上，弯着膝盖翘着脚，手捧一个大肚酒杯，看看电视，与剧中人一同喜怒哀乐，然后轻松平常地度过这个夜晚。然而，一部蛮不错的喜剧刚刚看了一半，门铃突然响了，让我真有些恼火。

我有些好奇，但更多的是不情愿地站起身来，放下酒杯，从茄克衫的口袋里摸索出放在那里的备用电池，装进假手里。然后，扣上衬衣袖口以便遮住塑料手腕，这才走到门厅，从门孔向外张望。

门外倒是没有什么麻烦，只有一位头戴蓝围巾的中年女士。我打开房门，有礼貌地问道：“晚上好，我能帮您什么忙？”

“锡德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以进屋吗？”

我看了看她，似乎并不认识。但许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叫我锡德，我也总将此视作恭维我。

她围巾下露出粗糙的黑色卷发，一副墨镜遮住了眼睛，嘴上涂抹着浓重的猩红色口红，很吸引人的注意力。

执鞭之手

Wing Hung

二十
世
纪
最
经
典
的
一
〇
〇
部
悬
疑
小
说

她看上去神情有些困窘，身体在宽松的浅褐色雨衣下瑟瑟发抖，似乎仍然期望我能认出她来，但是直到她紧张地回头张望，我在灯下看清了她的侧影，这才算认出她来。

但就是这时我也不敢肯定，只是试探性地问道：“罗丝玛丽吗？”

“是我，”我刚把门开得稍大些，她就从我身边擦身而进，“我必须和你谈谈。”

“噢……请进。”我关上身后的门，她在门后的穿衣镜前站住，开始解围巾。

“上帝啊！我看上去像什么东西！”

解围巾扣时她的手指颤抖个不停，终于，她气急败坏地叹口气，伸手扯住围巾的花边，使劲把整条围巾向前拽。黑色卷发连同围巾一起被扯下来，露出我非常熟悉的罗丝玛丽·卡斯帕的栗色头发。她叫我锡德已经15年了。

“我的上帝，”她又叫了一声，把墨镜放入手袋，拿出纸巾抹去丑陋不堪的口红，“我非来不可，我非来不可！”

我看到：她的双手仍在发抖，声音有点哆嗦。我自从干上侦探这行，专门和麻烦、灾难打交道，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不知见过多少了。

“进屋喝一杯吧，”我说。我知道她这时所需要和渴望的东西，心里却感叹这个宁静的夜晚算是完蛋了，“威士忌还是杜松子酒？”

“杜松子酒……奎宁水……随便什么都行。”

她没脱雨衣就跟着我走进客厅，一下子瘫坐在沙发

上，好像膝盖被卸掉了似的。我匆匆看了看她恍惚的眼神，关掉发出欢笑声的电视，为她沏上一杯镇静提神的酒。

“给你，”我递给她玻璃酒杯，“有什么麻烦吗？”

“麻烦？！”她立时发起火来，“比麻烦可要严重得多！”

我捧起自己的酒杯，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。

“我今天在赛场从远处看见你了，”我说，“那时就已经有麻烦了吗？”

她喝下一大口酒，喘了一口粗气，这才稍微平静地说：“是的，说的就是这个。不过，如果在赛场上我能直接和你说话，我怎么会戴着这该死的假发，大晚上鬼鬼祟祟地找到你公寓里来？”

“呃……那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无论在赛场内外，我都不希望别人看见我在和锡德·哈里说话。”

曾经有段日子，我为她丈夫赛过马。那时我还是个职业骑手，身轻体健，适合参加平地赛马，而且我当时还没派去参加障碍赛马。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早于我获得成功与荣誉，经历失败、摔断手臂和那所有的一切事情。对于锡德·哈里——前职业骑手——来说，她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与我谈话；而对于锡德·哈里——近来已变成一位解决各种问题的侦探——来说，她只能深更半夜战战兢兢地来找我。

她大约四十五岁左右，我猜。这是我第一次考虑她的年龄，并且第一次意识到尽管我们相识多年，我却从未这般贴近地细细端详她的五官。她是个身材窈窕，举

执鞭之手

Whip Hand

二十
世纪
最
经
典
的
1
0
0
部
悬
疑
小
说

止优雅的女人，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眉毛和眼睑边的皱纹，下颌上的一小块瘢痕，下颚两边清晰可辨的细绒毛，这些都是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。

她猛然抬起头，同样凝视着我，似乎她也从来没真正见过我一样。我猜想，对她而言，这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再认识。我不再是那个她曾经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让我赛马的男孩了，而是一位当她遭遇麻烦时给予她帮助的男人。现在，我已经习惯于以这种新的观念替代以前的、似乎更好相处的关系，尽管我常常感觉遗憾。

“大家都说……”她疑虑重重地开始说，“我的意思是……过去这一年，我总是听人家说起……”她清清喉咙，接着说：“他们说你擅长……非常擅长处理此类问题。但我不清楚……现在我来这里……你看起来不像……我是说……你是个骑马的。”

“过去曾经是。”我直截了当地说。

她恍惚间地瞥了一眼我的左手，但并没说什么。她完全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，闲言碎语比赛马跑得还快，那早已是去年的新闻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”我说，“如果我爱莫能助，我会如实相告的。”

她一想到我可能根本帮不上她，又开始惊惧起来，浑身颤抖不止。

“再没有别人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不能找别人。我不得不相信……我不得不相信你能够帮助我……他们都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我又不是超人，”我反驳道，“我不过是四处刺探消息罢了。”

“啊……上帝！”她端起酒杯喝了个精光，酒杯碰到她的牙齿格格作响，“我希望上帝……”

“先把你的雨衣脱了吧，”我劝道，“再喝一杯杜松子酒，然后从头说起？”

她木然地站起身，解开扣子，脱下雨衣，然后重新坐下。

“这事根本没个开头。”

她将重新斟满的酒杯端至胸前。雨衣脱掉后露出她穿的一件奶黄色丝绸衬衫，衬衣外罩一件类似开司米的锈色毛线衣，配戴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，下身穿一条剪裁合体的裙子，这都表明她的日常经济状况无忧无虑。

“乔治在用餐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今晚在伦敦过夜……他以为我看电影去了。”

她的丈夫乔治在英国赛马训练师中能排到前三名，全世界范围内大概也能排进前十名。从香港到肯塔基的赛马场，他一直被公认为最棒的驯马师之一。在他居住的纽马凯特，他就是国王。如果他的马赢得了德比大赛、凯旋门大赛以及华盛顿国际马赛，没人会大惊小怪。全世界的纯种马年复一年地涌入他的马厩。只要在他的马厩里放上一匹自己的赛马，马主人的身份由此便可以确立。乔治·卡斯帕可以拒绝任何马或任何男人，但据谣传他很少拒绝女人。假如这是罗丝玛丽的所谓麻烦，我也无可奈何了。

“千万不能让他知道，”她紧张地说，“你必须保证不告诉他我来找过你。”

“我可以暂时答应你。”

“这不够。”

执鞭之手

Whip Hand

二十
世
纪
最
经
典
的
100
部
悬
疑
小
说

“只能如此了，这是我的原则，我不能保证……”

“你会明白的，”她说，“你会明白为什么……”

她呷了一口酒，说：“他绝对不愿意我来找你，可是他却担心得要命。”

“谁……乔治？”

“当然是乔治啦，还能是别的什么人？你别显得这么傻好不好？真该死！穿着这套该死的伪装冒险到这里来，我还会为谁？”

她的声音里又尖又脆，连她自己都感觉惊讶。她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又接着说：“你认为‘拾穗者’（赛马名）表现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令人失望……”我叹口气，很谨慎地说，害怕又会刺激到这女人。

“整个就是一场灾难！”她又开始嚷嚷起来，“你要是知道事情缘由，你也会认为那是场灾难。”

“可能吧，我想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事情，”我平和地说，尽量想让自己的语气使她平静一些。

“不，这根本不是那类偶尔发生的事情！它可是乔治拥有过的最好的两岁马，曾经赢得三次重要的两岁马大赛。那年的整个冬季，‘拾穗者’是几尼赛和德比赛的大热门！人人都说它是最棒的，会有出色的表现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我已经有些无法忍受了，作为一个专业人士，她说的这些我当然比她更清楚，可现在我惟一能说的就是：“我记得。”

“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去年春天它参加几尼赛，简直输得一塌糊涂，甚至都没有取得参加德比比赛的资格。”

“这种事也有过……”我说，试图让她理解发生这种

事情的几率有多大。

她不耐烦地瞟了我一眼，紧抿着嘴唇。

“那吉迦罗（赛马名）呢？”她说，“也会出那样的事吗？那可是国内最好的马驹，和‘拾穗者’一样，两岁时就出类拔萃，都在我们的马厩。可去年作为三岁马却一个钱也没挣到。它们就在马厩里站着，看起来倒也不坏，可就只知道吃草，完完全全变成了窝囊废！”

“是有点奇怪……”虽然我对她这种势利的想法极其厌恶，可处于职业要求，我仍然附和道。但她并没有说服我——马也是普通的生命，辜负人们的期望，就如同星期日下午下雨一样平常。

“那前年，毕士大（赛马名）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她急切地盯着我，“最好的两岁马，几个月以来一直是千马赛和橡树赛夺冠大热门，棒极了！千马赛开始时，它在起跑线时的样子看起来真像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好马，可最后呢？它却跑了第十名。拜托！是第十名呀！我请问你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乔治一定找人检查过所有的马了，”我温和地说。

“当然。那些马医连续几个星期，在马底下爬来爬去。麻醉剂检测……所有检查都做过了，结果都是阴性。三匹出色的马突然之间全都变成了草包，却没有任何解释。什么都没有！”

我轻轻地叹了口气。这些话听上去似乎更像是大多数驯马者的普通生活经历，而不是戴着假发套深更半夜来访者所讲述的情节剧。

“现在，”她说，随手扔出一个炸弹，“该说到‘三硝基’（赛马名）了。”

执鞭之手

Whip Hand

二十
世
纪
最
经
典
的
一
〇
〇
部
悬
疑
小
说

我下意识地呼出一口气。当时，凡是报纸的赛马版都充斥着描写‘三硝基’的专栏文章，人们称之为十多年以来最好的马驹。去年秋季，它参加两岁马比赛，令所有的竞争者都黯然失色。在即将到来的夏季马赛中，其卓尔不凡的地位众望所归。九月份我曾看过它在纽马凯特中央公园获胜的那场比赛。到现在还留有清晰的印象：它迈着大步在赛道上奔驰，速度快得不可思议。

“几尼大赛只有两周时间就要到了，”罗丝玛丽说，“事实上，两周后的今天。要是再发生什么不测……要是还和以前一样糟糕……要是和别的马一样又输了……”

她又在颤抖，但当我刚要开口说话，她突然尖声地脱口而出：“今晚是惟一的机会……我只有今天晚上能来这里……乔治知道了一定会大发脾气。他说过无数次这匹马不会出事，没人能接近它，保安措施极其严密。可是他害怕，我知道他在害怕。他太紧张了，紧张死了。我想建议请你来保护‘三硝基’，他听了却勃然大怒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没有见过他这么生气过……”

“罗丝玛丽，”我摇摇头说。

“听着，”她打断我说，“我想要你保证几尼大赛前‘三硝基’的安全，就这些。”

“就这些……”

“事后诸葛亮没用……如果有人想破坏的话……所以我来求你。我快忍受不了了，所以我不得不过来找你……是的，我不得不过来，请答应我吧！告诉我你想要多少钱，我会付给你的。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，”我说，“你看……如果不经乔治批准，我没办法保护‘三硝基’的安全。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你能做到的，我肯定你能做到！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你已经做到了。你看，我不得不过来找你，我无法面对乔治，也无法面对连着三年出这种怪事……是的，谁都无法忍受！‘三硝基’今年必须要赢！你要保证它不再出事，你一定要保证！”

她突然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了，好像很快要发展成歇斯底里。为了尽快使她平静下来，我只好说：“罗丝玛丽……好吧，我试试吧。”其实，并不是真有了解决之策。

“它一定要赢……”她还在念叨叨地说。

我安慰她说：“我看不出它为什么会赢不了。”

她准确无误地捕捉到我言语中的弦外之音——我原没想到这会悄然溜入我的声音——对她的一番话表示怀疑，丝毫没感觉紧迫，把她的紧急情况低估为一个容易激动的女人的想入非非。当我自己也听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时，从她的眼神中我也看出了这一点。

“我的上帝！我来这里纯粹在浪费时间，不是吗？”她怨恨地说，站起身来，恨恨地说：“你和所有该死的男人一样。你们的脑子都不转了！”

“哦，亲爱的，不是那样，我说过我会试一试。”

“好！”这个词像一声嘲笑。她激起了心中的怒火，极需把怒气发泄出来。事实上，她不是递给我空杯子，而是朝我扔过来。我没能接住，杯子落在咖啡桌的侧面，摔碎了，清脆刺耳的一声响。

她低头看着闪光的玻璃碎片，又把满腔的怒火压了回去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简短地说。

“哦，别介意。”

执鞭之手

Whip Hand

二十世纪最经典的100部悬疑小说

“我弦绷得太紧了……”

“嗯，的确是。”

“我得去看那场电影了，乔治会问起来的……”她急忙忙地套上雨衣，走向门口，整个身体依旧紧张地颤抖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也许我本不该来这里的，但是，我想……”

“罗丝玛丽，”我直截了当地说，“我说了我会试一试，相信我，我会的。”

“可是，没人知道事情有多严重啊……”

她的吵嚷与绝望好像把屋里的空气都搅动起来，让我觉得一阵压抑不住的烦躁。她拾起小桌子上的黑色假发戴到头上，没好气地用力将她的棕发向假发套里塞。她憎恶自己的打扮，憎恶这套伪装，也憎恶恨我，憎恶这次的夜晚造访，憎恶向乔治撒谎和她自己鬼鬼祟祟的行动。看着她又重新使劲涂着深色口红，如此用力，似乎成心和自己过不去。然后，又用粗野的动作系好围巾，从手袋里摸出墨镜戴上。

“我在地铁的洗手间里化的装……”她说，“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厌恶。但我不愿意让任何人看见我离开这里……我确定，肯定还要出事，我知道肯定还要出事。乔治也在害怕……”

她站在门口，等着我为她开门。一位优雅的女士现在看上去奇丑无比。我觉得：没有女人愿意这样丑化自己，除非现实可以让她将自尊看得无足轻重。我没做什么来舒解她的痛苦，我明白：正因为我过去以不同的身份认识她太久了，所以反而不容易帮上忙；正是她本人过去总是习惯于操控他人，而我从十六岁起就对她满怀

尊敬，惟命是从，所以我才会有如此表现。我想，今天晚上如果让她大哭一场，或是我拥抱温暖她一下，甚至亲吻她一下，我都会更称职一点。但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横亘于我们之间，不能轻易拆除。

“我根本就不该来这里，”她说，“现在我总算知道了。”

“你想要让我……采取什么行动吗？”

一阵看似绝望的痉挛扭曲了她的脸。

“啊？上帝……是的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但我真蠢，欺骗自己……说到底，你不过是个骑手罢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门，等她往外走。

“但愿，”我轻声说，“我现在还是个骑手。”

她看着我，其实对我视若无睹，她脑子里早在想着返程的路、她的电影以及如何向乔治作汇报等等事情，忽略了我的这番感慨。

“我还没疯呢！”她说。

她猛然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远了。我看着她拐向楼梯，终于从视野中消失。从我关上房门直到回到客厅里，一直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。由于她造成的紧张气氛，客厅的空气似乎也不平静了。

我弯腰拾起大片的玻璃碎渣，但细小尖锐的玻璃碎片太多了，想偷懒不打扫是不行了，于是我只好从厨房拿来簸箕和扫帚。

左手能拿着簸箕就算是假手能派上用场了。如果我只是想向外弯曲假手，假手的各个手指就可以张开；要是想让手指收紧手掌，它们也能合上。大脑的指令与电器反应之间总会有两秒钟的间歇，要学会适应这两秒钟